

餐桌上的山岚月光

不知道,唐代王昌龄在芙蓉楼送友时,有没有喝点小酒?反正那句“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”,让餐桌的山川大地,月色迷蒙,泛起了白霜。

餐桌上的山岚月光,在城市酒店的豪华包房里,是看不到的。它洒在荒野野地的鸡毛小店,几个朴素的小人物之间,木质地的简陋餐桌上。

青山,碧水,白帆,闲情,是餐桌上吃喝之外的风景。

陆文夫当年到江南小镇采访,时过中午,餐馆饭没有了,菜也卖光,只有一条桂鱼养在河里,可以做个鱼汤。这家饭馆临河而筑,楼上空无一人,窗外湖光山色,窗下水清见底,水草摇曳;风帆过处,野鸭惊飞;极目远眺,青山若隐若现。鱼还没吃,情调和味道已经来了。

两斤黄酒,一条桂鱼。那顿饭,陆文夫面对碧水波光,嘴里哼哼唧唧,低吟浅酌,足足吃了两个钟头。后来他回忆,吃过无数次的桂鱼,总觉得这些制作精良的桂鱼,都不及在小酒楼上吃到的那么鲜美。

酒醉的人,一般不会说假话,尤其是遇到少年时的朋友,月光的清辉和酒,泼洒一桌。

我的亲戚吴三,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玩。外婆去世后,老树倒了,我们之间,像一只风筝断了线,十几年未曾联系。一个偶然的场合,我遇到吴三,他现在已是一位身家过千万的大老板。那天,吴三在酒馆请客,谈到过去的往事,竟有些激动,“那时候,我家里穷,大舅奶奶对我们小孩子可好哩,过年给我们压岁钱。虽然只有5毛,我们拿到钱,好高兴啊,真的忘不了她老人家。”

餐桌上起了风,就渐渐有了月色山岚,显露了人和物,从前的景色。

年轻时,我曾坐在黄山的一块大石头上喝酒,“桌上”摆着危崖,奇峰。那时的傍晚,我在大石头上唱歌,看山谷里朦胧的石头和松,云起云涌。

餐桌上的山岚月光,在那些小饭馆里,是嵌在窗子内的一幅古画。桌子上有了酒,就有风吹过、鸟飞过,微微起了波澜。

古人选择合适的时间,地点,集聚而饮。如,春暖花开,凉风好月;江南梅雨,闲听落花;红泥火炉,故友相逢。安坐,啜饮,啸歌,忘了功名利禄。

清人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说,家人或朋友,“同案而食,笑语温和,随意谈话,吉者发舒其意旨,听者舒畅其胸襟,

心中喜悦,消化力自能增加”。所以,应酬的饭局,恭维奉承的酒宴,餐桌上既看不到山川,也看不到月光,也就没了诗意。

霜,是一个敏感物象。一个离家在外的人,坐在小餐馆里,瞥见窗外草叶上有霜,心底的乡愁便会弥漫开来。

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。”清晨的早餐,没有酒,只有粗茶淡饭,一边吃,一边看山村黎明清寂的景色。

深秋季节,我到徽州古村访红叶。天光熹微时,有户人家屋顶上已升起袅袅炊烟,在山间梯田转悠,回到村子,苍凉的风,把我们吹得瑟瑟发抖。敲开那户人家的门,主人很热情,不一会儿,端上热腾腾的稀饭,红薯,腌制的剁山椒,招待我们。坐在农家的餐桌旁,身子渐渐暖和。这时候,看窗外,一棵高大的乌桕树,叶子半明半暗,与粉墙黛瓦,搭配成生动的暖色。

一个人,在餐桌上,他会看到什么?粮食,天空,远方的人和树。

我这个人比较念旧。上次在小镇喝酒,遇到一个和我外婆同乡的人。想起去世20多年的外婆,小时候我陪外婆去过的那个地方,满目都是从前的山岚月光。

那样去思考,去作为……

在我漫无边际思考着昨天,今天和明天的时候,妻子拎着一袋金色的鲤鱼走了过来,好象拎着一缕金色的心情。

太阳从雾霾中跳出,“要留得住绿水青山,系得住乡愁。”天空云开雾散。天开始蓝了,水库的水也开始清了,清得让人感到有些饿,好久没呼吸到这样的蓝这样的清了。

自从水库上游的养殖场被拆除、乱砍乱伐的现象被禁止以后,水库里的水恢复了小时候的样子,水库岸边的花淡淡淡地开着,小草蓬勃,树在努力地生长着。水库的美好和故乡的美好一样,从没有停止过前行的脚步,她总是不断地长美自己,提升自己。深圳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想为我拍一篇配乐散文《行走在故乡的土地上》,我们在水库的堤坝上远远高低拍了许多镜头,拍下了对昨天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心生,法就生,心没有生,法就不生。以一颗虔诚的心,以一颗感恩祖宗的心去祭祖,祖宗的优秀品质,祖宗的福报功德就会得以传承,就会发扬光大。我深信:未来的故乡,水会更清,天会更明!

随父亲学习传统经史的经历和记忆,豁然开朗。那时的人怎样读书?读什么书?如何思考?范福潮先生在《父子大学》一书中——予以还原。从中,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私塾式教学的国学科目,也可以现场聆听私塾先生和学子的对话,甚至可以置身其中,接受私塾教育。这里展现的,是读书人的原生态。

临窗的思绪,伴随书中文字,穿越春天,蜿蜒在夏天,向秋冬伸去。如果是在夜晚,几粒夏雨,被夜风吹上脸颊,一颗打开心扉,便会完全彻底地沉醉在夏日的情致、夏日的氛围里。

夏日临窗,翻书听雨,是何等赏心的乐事。而且,夏日的雨天,记忆中的旧事,往往清晰而真切,一些非常遥远的过往,包括情事,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

受飞尘,爱及草木,今人何不独然,治其身,洁其流,濯以精,……”

这样看来,洗桐、美桐与细心呵护心中那株圣洁的梧桐树,其来有自,源远流长,并非倪云林的特立独行与故作多情。我们对其每日洗桐,也就多一份理解。

爱屋及鸟,洁身及物,人之常情使然。洁物洁身,也就是在洁心。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”

俗世红尘滚滚,物欲横流,灯红酒绿。未入空门的凡尘俗子如我辈,其身难为菩提树,其心亦难洁如明镜,自然就更需要时时不忘洗心,方能亦有新桐初引的心境。



永宁城隍庙

高红卫 摄



临江仙

●●● 彭古俊

庭院轩窗伴闲,楼阁罗帐还稀。
春风吹去落花溪。
挑灯得半夜,目送月偏西。
欲写红笺娇字,天寒唾我薄衣。
折花年纪许谁姬?
潘安和范老,饮水亦龙驹。

点绛唇·盘门

●●● 南塘宫主

水榭亭台,湖光山影
飞白鹭。
暖风轻举,官柳垂金缕。
城径春深,锦堞登临处。
凭不语,古吴都府,烟草粘飞絮。

注释:白以人作平。

木兰花令

●●● 沽酒三重

时而朗朗时而雨,
时节花期容易误。
推窗风卷暖潮来,
折柳絮随轻燕去。
陈年青草皆为腐,
乡梓老人多已故。
黄鹂声里恨清明,
更与春愁无可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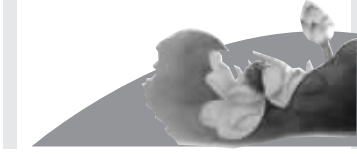
渔父词(三首)

●●● 汉华千秋

之一
一江锦鲤泛碧空,
两桥风月玉带虹。
花拥醉,烛摇红。
难与蓑翁比从容。

之二
江边客亭续短长,
江上孤艇可复双?
离歌起,网网张。
一棹天水两茫茫。

之三
卅载山云聚复飞。
燕子年来去复归。
小艇醉,醒难知。
阳台烟雨枉成诗。



忆清明

月几明,风轻,夜已深,站在阳台,眺望远方,忆起了清明。

那天清晨,薄雾冥冥,细雨纷纷,想起逝去的亲人,感伤之情,蓦然滋生。上午10点左右,我和妻子,还有弟弟、弟媳来到了共青水库,来到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墓地。除草、培土、整理环境,点香、祭拜、燃放鞭炮,这一切,都是要表达一种情感:想把亲人唤醒。

唤醒亲人,让他们听听变化的沧桑,让他们共享今天的青山绿水。风吹过,轻轻的吹过,可以感受到一丝清凉,但听不到风的狂啸,水库里的水有节奏地在打着节拍,哗,哗,哗……一岁一枯荣的绿草中,有无数生命在涌动。

从千里之外的异地回来,从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回来,回到故乡的山坡上站一站,回到水库的堤坝上站一站,回到墓地旁站一站,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,软软的,淡淡的,湿漉漉的,说不清。

我想起小时候,想起了年少时懵懵懂懂,想起了光着屁股在水库里摸鱼的背影,想起了用石片在水面上削起的浪花,想起了与水库相伴的日日夜夜;想起了和母亲一起进山砍柴,一起下地种菜,一起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;想起了父亲给我讲述的水库两岸的

光阴的故事……

在故乡成长了十八年,然后在铁打的军营里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,四十多年,这世界有了许多改变。我呱呱坠地的那幢房子已经找不到踪影了,村庄迁移了。曾几何时,乱砍乱伐,盲目开发,水库的上游建起了猪场,父母那一辈,一个接一个相继离开了我们,世道在变化。水脏了,水库里的鱼呼吸困难了,空气混浊了。市场经济,向钱看,欲望如期而至,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甚至在无底线的心灵空地放肆地蔓延着。一首不知何时何人编撰的顺口溜也在我们身边吗?即使找不回那鱼,生活在水库边上的乡亲们也应懂得自己失去了什么、子孙后代需要什么啊!如何规划未来,如何来慰藉列祖列宗?得到水库恩赐的乡亲们,应该懂得一座水库的心思,更要像水库

丝丝热浪让人有了最直接的夏日感觉。风叶辗转间,已是面目全非的流年,恰似夏天临窗的一缕热风,来不及时,便掠过眉梢,悄然远去。炎炎夏日的兵荒马乱,注定会累积时光的烟尘,岁月的风沙,注定会滋生一生一世的感伤和牵挂。

夏日临窗,忽然就想起了古人。想起他们因四季特有的风物变化,才有了“春季结游踏青,夏季临窗听雨,秋季闻桂赏月,冬季踏雪寻梅”的心思。这样的心思,一旦集结,便会轮回往复,辗转尘世,千年万年。夏日临窗,最宜浓情墨意,飞扬文采。闲吟绿涨荷塘,翠染堤柳,醉描秧针绣水,蜻蜓扑窗,这样的情动于衷,自是妙不可言。

临窗品读,读《父子大学》,品范福潮先生在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跟

来,有些近乎“造作”与“迂腐”。

然而,殊不知梧桐树在文人雅士的心目中是高洁与清明的象征,一如松菊梅兰竹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描绘一只高逸的鸟飞向南方,“非澧泉不饮,非梧桐不栖”,志行高洁。

李清照《念奴娇》(春情)词有:“清露晨流,新桐初引,多少游春意”。东晋名士王恭和王建武交情很深,建武神情潇洒。《世说新语》载:“于时清露晨流,新桐初引,恭目之曰:‘王大故自濯濯。’”以水濯梧桐,比喻建武人格的华美。后人便将“新桐初引”作为高洁人格的象征。

崔子忠说:“古之人洁身及物,不

夏日临窗

春天是那么短暂,夏天,说来就来了。坐在书房,透过窗台渐渐堆积起来的书刊,我看得见高高低低的沉绿在夏日的热风中舒展延伸着。风透过窗扉,有了一丝丝清凉的意味,如果有一场夏雨下来,那远远近近一树一树的绿,便更是教人迷醉了,沉醉了。

夏日的天空,云絮翻卷,远的,近的,灰的,白的,高的,低的,姿态不一;夏日的城市,罩在阳光的炽热里,满眼是流泻的热浪,高高低低,不同色泽的墙面,一次次把目光弹射回来,将目光引向蓝天白云的深处。云也是山。它的面目虽然不可琢磨,却是可以慢慢欣赏的。它总给人若隐若现的感觉,那是一种掩藏的美丽。这不正是“临窗穹空阔,望云意趣多”的情形吗?窗外来风,摇曳弄叶,扑入窗扉,

洗桐

古之文人雅士多以孤高素洁自负,畏惧同流合污,孤芳自赏,视“盗泉之水”与“嗟来之食”为人生耻辱。遂有王震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与许衡“梨无主,我心独无主”的慎独。

这种对自身高洁人格与人品的修行,常常外化为一些特立独行的“洁癖”。

明末崔子忠的《云林洗桐图》画中,庭院前,梧桐婆娑。主仆在用心、虔诚地清洗房前的梧桐树。画面上香烟缭绕,清新雅洁,有闲云野鹤般的悠远与飘逸。洗桐的主人是倪云林。生活里,倪云林居处有梧桐数棵,他每日都会与家人于早中晚洗濯梧桐,不使它们沾染灰尘。每日洗濯梧桐,这在常人看

在石獅海边(两题)

永宁卫:守城将士的军魂看护着海疆

早已是一幅画了,看如茧的手指怎样掀开600年的沧桑,看曾经的烽火怎样吹过一个城垛,看落日的血红怎样在刀锋上绽开一轮柔情。

城墙之上,一条布满伤痕的城廓,是否还散发着火药、刀剑、箭簇的味道;一群虎视眈眈的倭寇大肆杀戮劫掠后,是否沙滩上冲积贝壳的骸骨、血液漂染蓝色的大海。一只侥幸的瓶子飘远了,伴着凛冽的海风带走一场惊梦。

城隍庙内,旺盛的香火静静地弥漫着悲愤的力量,血红的眼睛垒成莽莽昆仑。走在永宁老街上,守城将士的军魂搅动这片古色水域的神韵。

捧起一把海水,映出久远的鱼鳞和波涛,砌起一块块城砖致敬戍城豪气的先人。从威海海疆散发的鲜鱼芬芳开始,浩瀚的尉蓝需要我们续写永久的安宁!

黄果树大瀑布

了波澜壮阔的激流之中。近听飞瀑如雷鸣电闪,在那声声惊天动地的呐喊中,让人颤栗惊悚。在徐霞客所见的瀑布中“高峻数倍者有之,而从此阔而大者”。

瀑布是江河湖海的聚合地,瀑布是生命的源泉。在我的眼中“黄果之水上上来,水流横穿万丈崖。敢把瀑布比银河,怎会无心恋此山?”

瀑布就是执著的信念。不管是高贵还是低贱,不管是英雄还是走卒,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,任何时候都不可丧失人的尊严。

瀑布就是透明的希望。不觉间走到水帘洞,洞内有洞窗、洞厅、洞泉,人多路挤,我小心翼翼地走着,透过洞窗看瀑布,洞外是朦胧?是透亮?心想:反正世界纷纷多彩,何必去说穿呢。走下山脚,凝望着眼前的一道瀑布悬挂在岩壁上,久久地说不出心中的梦想。

瀑布是一首歌,浪花是透明的音符,怀着奔放而热情的欢乐,一路歌唱着跃入时代的洪流……歌声似朦胧的雾,飘动的雨,我伸手一摸,脸上湿漉漉的,心里有点疲惫,有点累,但很清醒。想到人世间所有的一切人和事,随着昂扬的歌声,离开纷争,抛弃烦恼,默然走向诗和远方。

瀑布就是一种人生态度,坎坷一生,不为后退,不畏艰险,老树、悬崖、顽石都无法阻挡滚滚巨流向前的目标。再望黄果树瀑布,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晨雨夕,特别是到了夏秋季,水流湍急,激石作声,那撼动地的磅礴气势,简直令人惊心动魄。我敬畏自然:芸芸众生在大瀑布面前不过是一滴水、一粒尘!

【吴晓川】

【贺彦豪】